

书香西藏

《雪山大地》上的赞歌

王运平

这是一首人和人性的赞歌，这是一首人与自然的赞歌，这是一首人与人之间爱的赞歌，这是一首人与动物之间爱的赞歌，这是一首雪山大地的赞歌。在这首赞歌的长歌里，万物在雪山大地上互相辉映着绚烂、各自值得。

杨志军的《雪山大地》读完了，我获得的是一种萦绕在心头的热烈。我想，这种热烈将长久地停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精神世界的一种底色。

一株草似的茸毛死了，换回了强巴的生。为信任而活着的头人角巴死了，换回了两个十三个牧民的生。雪山大地上的活菩萨苗苗阿妈死了，姜毛死了，强巴死了，才让死了，央金死了。死是多么盛大悲凉的事情，在杨志军的笔下，死亡之路却是以直线的方式绚烂地呈现出来的。“角巴一直走在最前面，他说：‘我老了，探路的事就交给我吧。’”生别离山前，苗苗阿妈向前走，再向前走，直到和麻风病人融为一体。他们死了，死之前雪山大地就知道他们正在走向死亡；他们死了，也许只有这样的离开，才配得上他们质朴而伟大的生命；他们死了，这是真正的血沃大

地。顿珠死了，“顿珠家里的人反而要平静许多”“雪山大地不想让他再辛苦下去，就把他收走了。”是的，苗苗阿妈、强巴阿爸、头人角巴，才让哥哥，不要再辛苦下去了，雪山大地上已是牛羊肥硕、百草丰茂。这幅巨大的死亡图谱，铺展在雪山大地上，是雪山大地真正的祈福真言，它将从真正意义上福佑雪山大地、福佑雪山大地上的人们获得更为幸福、朴实、辽阔的生命。

雪下了下来，铺天盖地。雪山大地上下，白茫茫一片。“父亲说：‘桑杰啦，这里怎么这么多的鹰？’”他说：“强巴科长啦，我不是鹰我不知道。”父亲问得板正，桑杰答得旁逸斜出。作为一个汉族读者，我有被藏族这种语言构造上的旁逸斜出美到，同时也有被藏族这种对问题的思考方式惊艳到。世界本来清清爽爽、直来直去。如果我们以桑杰所言立身行事，鹰的问题问鹰，索南的劈刺问索南，那么，世上的人们必能更易于在简单中便捷地获得幸福。“藏族人的语言很干净，即便愤怒到极致，骂人的话里也不会……更不会牵连到爹娘祖宗。”讲真话，读到这里，我的灵魂感受到了一种震颤，原来

我曾认真为之设想过的人与人之间的口角之争的理想境界，在那遥远的雪山大地上早已成为现实，这着实美好而令人心向往。争执在所难免，而发泄性的指责如果不牵扯彼此的爹娘祖宗，我想，俗世的酸楚和疲惫也许会消减许多。

“父亲说：‘汉族人的老天爷，藏族人的雪山大地，都在人心里。’”在美丽壮阔的雪山大地上，人们不分男女老幼，虔诚地念着祈福真言直面生之艰难。这些执着地念着祈福真言的人，之所以如此笃信雪山大地的护佑必将降临，是因为他们的心里装着雪山大地，并且以千百年来口口相传的行事准则虔诚地对待己身万物。这种群体性的具象信念和祈祷带给人感动，也带给人深思。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精神层面的应当应分，以应当应分的方式待人接物，获得应当应分的灵魂的安宁。“姥姥说：‘天上的事情别说到地上。’”我把雪山大地上的事情说到这里，慈祥的姥姥，我相信这也是你心中开出的花。

爱从哪里来呢？爱从草长莺飞的春日里，爱从雪山大地的深处来，爱从母腹中初始奔涌的血液中来。“可亲可敬的角巴是个为信

任而活着的人。”角巴爱着走完了他的一生，他爱过了草原，爱过了牛羊，爱过了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她是那种天生的医生，骨子里带着慈悲，血液里流着济世。”这样的苗苗阿妈去往了生别离山，以阿妈的心肠给那些以死寂之心等着残缺和死亡来临的麻风病人带去抚慰和生命之光，以己身之爱让一片死地复活，她的爱以决绝之态动人心魄。“父亲说了：工作就是朝拜，需要虔诚，还需要一丝不苟。”这样的话父亲说了，父亲做到了；这样的话父亲的孩子听了，父亲的孩子做到了。这样的话我看到了，是为鞭策。“对他来说失去的不光是妻子，还有心灵的秩序。”央金不在了，洛洛的生命失去的不仅仅是光泽，而是心灵的秩序。在作者这样的描述中，我找到了深度的生命共鸣。爱，永恒的爱，是生命深处最力量的源泉。

《雪山大地》读完了，我在它的书脊上写下了“必读好书”的字样，郑重地把它放进了书架。生活在流淌，孩子在长大，等到有一天他们具备了独自阅读的能力，我将认真地向他们推荐阅读。我相信，《雪山大地》带给我的一切，也必将带给他们。

长雅两江缘

江柳

这是我第一次进西藏。

飞机从武汉天河机场起飞，一路向西。飞过万水千山，飞过雪域高原，最后降落在雅鲁藏布江边的拉萨贡嘎机场。

眼前就是被当地人简称为“雅江”的雅鲁藏布江，我们从小在课本里读过的雅江，心中无数次想象过的雅江。原以为是条奔腾汹涌的大江，可现在看到的，与其说是一条江，不如说是一片湿地。江面宽度足有两到三公里。江水在数不尽的沙滩与绿洲间自由穿行，形成一张巨大的水网。河岸边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平整的田畴，茂密的柳林、高挺的杨树，在江水的滋润下茁壮成长。河谷两侧是绵延不尽的灰色山峦，土质贫瘠，植被稀疏，点缀着一些低矮的灌丛。山的上方，是蓝天映衬下的白云，一片片，一朵朵，一团团，逍遥自在，去留无意。感觉触手可及，却又远在天边。

我感觉有些头昏，喘不上气儿，心跳也加快，这就是高原反应吧，这里海拔有3600米呢。西藏方面的同志热情迎上来，献上洁白的哈达，一再叮嘱我们，慢一点，慢一点，海拔高，气压低，身体有个适应的过程。

我们稍事休整就出发。目的地是山南市，离机场还有百余公里，约一小时车程。柏油路平坦舒适，在雅江岸边顺流而行。我想，趁着江水在这里休息片刻，就让我陪你走一段吧，陪你聊聊一路的艰辛，陪你说说一路的见闻。你从雪山走来，每一段旅程都充满了大自然的神奇魅力。你不仅造就了壮丽的自然风光，还孕育了丰富的藏文化和人文风情。

当地同志介绍，山南是西藏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山南诞生了众多的西藏第一：西藏第一位藏王聂赤赞普，第一座宫殿雍布拉克康，第一座佛堂昌珠寺，第一块农田索当，第一座寺庙桑耶寺，民主改革第一村松村。

山南位于雅江与雅鲁河交汇处的河谷平原。雅鲁河发源于山南市南部的雅拉香波山，南北纵贯山南市乃东区南部，在泽当镇注入雅江。大江大河的交汇处，一定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山南以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成为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山南市是湖北对口援藏的地级市。我们这次将前往山南市所辖的乃东区、琼结县、曲松县、加查县，考察调研湖北对口援藏的情况。湖北省第十批援藏工作队负责同志说，从1994年开始，湖北对口支援山南市30年来，累计派出1194名援藏干部人才，实施援藏项目704个，谱写了“长雅两江缘，鄂藏一家亲”的佳话。我们行走在山南市市区宽广的湖北大道上，参观湖北援藏家园，听山南同志讲湖北援藏干部人才的感人故事，感受一批又一批援藏人员在这里留下的足迹和气息，体会长江与雅江深情交融的浓厚氛围。我们参观考察湖北产业援藏的宏农农业、安琪生物、清匠科技等企业，它们已经成为当地的骨干企业、利税大户。华新水泥作为第一批援藏企业，累计完成产值170亿元，利税20亿元。

在山南市妇幼保健院，我们参观考察湖北援建的预防保健综合楼和康复中心大楼。十几位从同济医院、协和医院、省人民医院、中南医院、省妇幼保健院派来的医务工作者听说家乡来人，感到格外亲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介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脸上洋溢着成功的喜悦和自豪。“组团式”援助团队全力支持帮助山南市妇幼保健院创建“三甲”医院，建立了自治区第一家产前筛查中心、宫颈筛查中心、危重孕产妇及新生儿救治中心、产前超声培训基地、大骨节病筛查中心、5G远程医学服务平台。这些业务和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山南各族群众的生命和健康保障水平。

我们来到西藏高原核桃产业研究所，见到了长江大学在这里开展科技援藏工作的30余名科研人员。我问，“在这里工作苦吗？”他们脸上含着笑，眼里泛着光，充满激情地回答：“我们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我们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我所见到的援藏干部人才，他们都有这样的格局和境界。说不苦是假的。在这里坚持工作，是对身体和意志的极大考验，但他们每一个人都能讲出让我们深感震撼的道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他们是有着强烈使命感的一群人。

山南在雅江中游，湖北在长江中游。如果将地图上的山南和武汉两点连成一条直线，这条东西向的直线大致与雅江和长江的中位线重合，又几乎同处在北纬30度线上，而北纬30度是人类文明的发生地。雅江与长江都发源于青藏高原，本应一江贯通，但由于横断山脉的阻隔，形成了两条大江。今天，就让我们跨越万水千山，用心与心的交流把两条大江紧紧连接在一起。

我们顺着雅江一路向东。慢慢地，雅江变得狭窄、弯曲、陡峭。公路挂在悬崖上，汽车贴在悬崖边行驶。我对开车的藏族小伙子说：“我没开车，但我全身都在紧张用力，我甚至比你还辛苦呢。”小伙子腼腆地笑笑，继续专注开车。江水深切在山谷之间，时而汹涌澎湃，时而静水深流。沿途我看到两座大型水电站。我惊叹于中国人的智慧和能力，在这样的峡谷之间，工程技术人员开山凿洞，修路筑坝，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水电站将雅江的自然落差转化为巨大的电能，输送到雪域高原和四面八方，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夜宿加查县。饭后，当地同志陪我们散步。我们来到县城中心广场，广场是湖北对口援建的。我们在广场边一张桌子上发现了几个无人看管的塑料包，走近一看，里面是刚刚采集的新鲜虫草，虫草还带着湿漉漉的沙土，总该有十几斤吧。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随便放在这里呢？约莫十几分钟后，一个人走过来。一问，正是虫草的主人。我说：“这么值钱的东西，不怕别人拿走吗？”他笑着说，“不会的，这里老百姓很淳朴。”

加查县城三面环水，被雅江弧形包围。雅江在这里拐了个大弯，画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它在问什么呢？是在问为什么今天雪域高原的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幸福美满吗？山为证，水为证，人为证，是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是民族团结进步。雅江拉直了问号，唱着欢乐的歌，高高兴兴、蹦蹦跳跳奔向远方。

巴松措



高玉洁摄

八月尾声，秋意渐浓。雅江之畔，灯火阑珊处，正打开“讴歌幸福新山南，携手奋进新时代”之门，启动2024雅鲁文化旅游节序幕，首场活动就用文艺演出呈现丰富多彩的雅鲁文化，让人感受到山南之美。

山南，位于雅鲁河流域，史称“雅鲁”。这天，缓缓流淌的雅鲁河畔，云集八方宾朋。震撼人心的演艺现场，首先亮相的是烟花秀与大江之鼓的雷动，真是鼓乐喧天，气场十足。人们无不感叹策划者的巧妙构思，让西藏传统文化与鼓之韵深度融合，艺术渲染之浓烈。

声势浩大的开场白，展示了山南久负盛名的神秘与中国鼓元素的热情，让激昂的鼓声和热烈的舞步在这美好的时刻来一次心灵的触碰。

在这文化底蕴深厚的高原大地，五彩缤纷的烟花横空出世，恰好与大江之鼓的表演相得益彰。集动作、韵律、技巧、节奏于一体的久负盛名，完美彰显藏族开朗奔放、朝气蓬勃、魅力无限的阳刚与柔美。

舞台，在星空下，山南火车站注定不眠。灯光师利用激光3D技术打造灵动超感光影，在流光溢彩的幻境下向人们送上超常的文化视觉，每一次投影，每一次闪烁，每一次显现，让人在光影里找到山南之美。

不得不佩服现代科技的超越，不得不佩服艺术异于常人的思维，主视觉的高超设计，您展现山南城乡日新月异的日新月异，就连雅鲁藏布江奔腾不息的流水声也是栩栩如生，让人耳目一新。“碧玉湖”羊卓雍措，被魔

山南之美

张文恒

幻般的光影搬上舞台银幕，只见它静静地躺在群山之间，与蓝天、白云、雪山、草地、牛羊群相映成趣，构成一幅宁静致远的人间大美。这夜，是欢呼的夜，是浪漫的夜，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夜。

舞台上，藏族少女举起火把，照亮了古老的壁画。观众的目光随着姑娘的脚步移动，穿越时空的长廊，让人们在心灵深处真切感悟到藏族文化深厚独特、多元丰富、神秘古老的根与魂。

特别是青春乐队表演的《雅鲁欢歌》，湖南童谣《月亮粑粑》和山南《泽当童谣》的无缝衔接，让人们在声声童腔里听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区外青年与山南职高的15名吉他手共同奏响青春乐章。魅力无限、美丽无瑕，这是青春的力量，更是艺术的力量。

一场激越的呐喊过后，又是一次深情的呼唤，《次仁拉索》和《今天你要嫁给我》的旋律轻轻徐来，交织着藏族婚俗与现代的浪漫。只见一群西装革履的藏族小伙与身姿曼妙的新娘团，共同奏响汉藏爱情的乐章。歌声舞姿弥漫在人群里，展示文化与爱恋的交融、汉藏夫妻共同谱写的恋曲。

今夜，多么美好。

雪山为幕，圣湖为台。以山南市扎囊县

手工编织的氍毹为主题的民族服装走秀，既有传统的文化元素，又不乏现代的精彩演绎，帅哥靓女蓬勃优雅的身段绚丽登场，让藏族服饰的新生和魅力亮点纷呈，美妙绝伦。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音乐，总能让人心醉。迷人的夜晚，轻盈的舞姿，总是让人感到美好那么悠长。西藏、湖南、湖北和安徽四地歌手联袂献唱《再唱山歌给党听》，观众席上又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那歌声饱含高天厚土的人们感恩党的关怀与厚爱，文化艺术与现实思想的微妙结合，美总是在心里徜徉。

时间来到光影魔术师的手上，那神奇的“魔法”，活灵活现展示山南诸多“第一”。一个小小的百宝箱竟能魔幻般变出一个个闪亮的景点，就像一颗颗明珠镶嵌在山南的历史长河中，赋予了山南鲜明的人文底色。魔术师从舞台中央瞬间“穿越”到观众席，这又是什么样的隐身术让人无法感知？让一杯红茶变成酥油茶、平板放进锅里变成牦牛肉火锅，带给观众惊喜刺激的近距离震撼。人们在惊叹与喜悦中，接受雅鲁文化源远流长的熏陶。

美美与共，舞出大美。山南市艺术团的演员与湖南的舞者用美妙的舞姿和心灵感应，让每一次旋转、每一个跳跃，尽显格桑芙蓉并蒂开的美好画面，展现两地人民的心紧

密相连的深厚情谊。

当然，最壮观的要数来自山南12个区县的代表，他们手捧肩扛自己家乡最珍贵的物产宝藏和援藏三十载的累累硕果，一条游龙般的队伍首尾相连从山南站一涌而出，在广场上开启藏族舞蹈欢歌的盛大巡游。

此时此刻，烟花又一次绽放，全场唱响《我和我的祖国》。这是艺术家的匠心设计，更是对伟大祖国的深情感念。

豪放粗犷的民族气息和铿锵有力的民族舞步，让人们真正领略了藏族文化艺术的魅力。

华灯璀璨的夜晚，美好一直在人们的心里涌动，人们进一步意识到：艺术不仅反映生活，还能创造出生活中原本没有的东西……

雅鲁文化节，不仅有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民族体育竞技、藏戏等传统活动，还有规模较大的经济贸易和雅鲁美食汇等活动，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盛宴。享受这么高雅的文化大餐，人们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许多时候，向往藏源，萦绕在心头的情结总是解不开。一旦踏上高原的路途，洁白的哈达、雪山冰川、田园牧场、河滩谷地都可以敞开心怀紧紧拥抱。

雅鲁河深情流淌，轻歌曼舞融入雅鲁藏布江，积淀着只属于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

一首《在山南等你》唱出深情的呼唤，山南真的很美。

文化旅游节的展示，只是一种形式，热闹过后，人们在思索，山南之美，还得慢慢地走、轻轻地触摸。

李彬书法鉴赏

李彬，号青竹斋主。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西藏自治区书协副主席、西藏书协行书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等多所大学书法特聘教授。

1972年始学写毛笔字，以父亲手抄中医典籍和柳公权《玄秘塔》为范本。2005年曾被评为中国书坛首届“百强榜”百强，安徽省“十佳”青年书法家。《书法报》2006年首届“兰亭诸子”获奖书法家。30余次参加中国书协等主办的展览入展、获奖。

出版有：《李彬书法作品选》《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作品集—李彬卷》《北京大学学者书法作品—李彬卷》等。曾在甘肃省美术馆、北京荣宝斋美术馆、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举办书法展。作品被海内外多家机构收藏。

